



Jing Dian Wen K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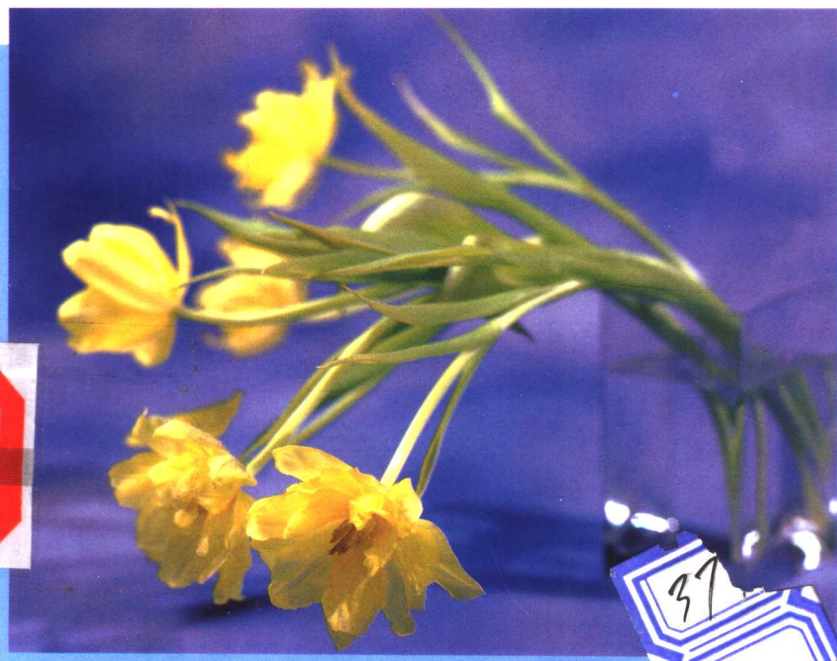


精典文库

王必胜 潘凯雄 选编

雪里萧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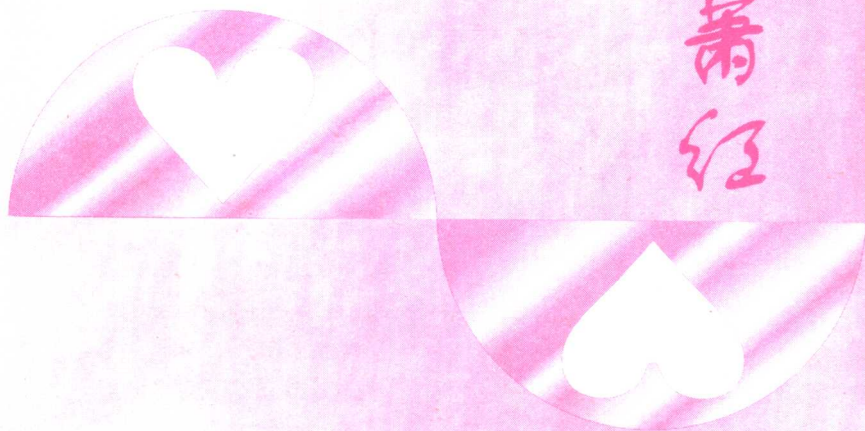
◇清新 ◇浪漫 ◇哲思 ◇感悟 ◇温馨 ◇励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精典文库

雪里萧红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里萧红/王必胜,潘凯雄选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1

(精典文库)

ISBN 7-5313-2684-1

I.雪… II.王…潘… III.①散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雪里萧红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

E-mail:chunfeng@vip.163.com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148mm×210mm

印张:11.25 插页:2

字数:330千字

印数:1—20 000册

2004年4月第1版

2004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韩忠良

责任校对:平 子

封面设计:夏季风工作室

版式设计:陈 楠

定价:28.00元

给散文卸下包袱

王必胜

从全年的散文随笔中各海选一本,是一件需要胆量的事。但因这两年的“年选”工作,一直为我们承提,今年也顺理因袭了,虽然遗珠之憾在所难免。从浩如烟海的散文作品中,选出一年的精彩、优秀之作,且还要争取读者的认同,不是件易事。对于这个每年都有不少版本面世的“年选”,见仁见智,贬褒不一,均在情理之中。只是,作为选编者有一个自己恒定的标准,一个“自以为是”的散文创作面貌的判断,是不能缺少的。

回头来看,本年度的散文创作似乎并没有什么大起色,按说现在的出版社、报刊杂志上,冠以散文的东西铺天盖地,各种散文的评奖比赛,也常有所见,可真正上得了档次和有品相的东西并不多,与这疯长的阵势不相匹配。尽管人们对散文现在状态,有各种好评,有各种意见,还提出了一些创新的口号。但在我看来,文学的年度收成,进入 21 世纪后,渐趋平缓沉稳。而散文的长势也同整个文学的状态一样,显现出理性的平实,或者说,是一种淡然的静寂。

幸耶,忧耶,或许能引发我们的思索。

在进入新世纪的这几年,如果找出文坛的大致走向,我以为相对于前一个年代来说,平实而内敛,沉稳而自由,是它的基本面貌。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考察,在一个思想渐为活跃,个性更为





张扬,状态日趋自由的创作前提下,文学的发展应当是稳步的、平实的,前些年的急躁、近利、盲目、飘忽的种种文坛病灶,近年来不能说已绝迹,但可以说没有那么大的创面了,一种内敛而自在的文学状态悄然呈现,这应是一种好现象。故而,这种大趋向上的平实沉稳,使得一些最能体现创作年度收成的文学样式,并不追求多么大的声响,也不去人为地形成阵势。作如是观,散文或者其他文学品种的平稳沉实,兴许是好事。

当然,在文学创作的某些领域,比如长篇小说,不时有一些炒家们作秀,叫卖市场,比如以性别来包装推荐,借媒介来炒作,用所谓“身体写作”来吸引读者,学经济领域搞所谓“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的玩艺,甚至有些作者和出版社联手上阵、亲属朋友齐吆喝,鼓噪一时……这与真正的文学、真正的创作没什么关系,尽管他们也打着文学的旗号,除了徒增一些谈资,煞费苦心者腰包有些进项以外,对文学和创作当于事无补,可以不必置喙。有意思的是,这类闹剧式的把戏,在斯文的文坛却屡见不鲜,真不知是因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还是因为,利用了人们的善良,总让那些拙劣的表演者有些市场,想想也挺悲哀的可笑的。

在散文创作中,这种现象也时有所见,有时更为滑稽。比如所谓名人效应,找一些影视荧屏上有脸的主,找一些与名人(多半当是过世的故人)有过纠葛有过交谊的,出一些所谓纪实文学或者散文的东西。还有,名人都忙,名人有钱,找枪手,杜撰史实赶好的说,出版后的新闻发布会,媒体动员会,大搞豪华阵容,其实,多是闹剧似的为人诟病,好像有一大帮人专门从事着这样的文学捐客之事,所谓的创作也是某些人在这种不正常的热闹中干着有悖于文学本质的勾当。这样说,真不是对它们或他们的不敬。文坛不应排斥热闹,但一个正常的成熟的文坛,没有那些有质感、有品相的东西,是有愧于读者,有愧于这个变革而昌明的时代的,如果让那些钻进钱眼,散发着铜臭的东西假文学之名大行其道,这

个文坛也是交了味，有失颜面的。

所以，抛开那些热闹表象的东西，我们看到，有不少散文作品体现出人文精神内涵的丰厚。也许它们没有参与制造热闹，没有声势宏大的推荐和作秀似的叫卖，而这些作品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对社会人生对情感命运等等的抒写和描绘，令人读之受益，对人物命运和时代生活的纪录描绘也具有历史的意义。正是这些作品在抒写世道人心，怀念故人故事，描绘生活细节，纪录历史人文等方面，留下了一个年度文学的印迹，也是对那些所谓明星散文、名人秀似的散文，作了反拨。在本书所选的这些篇什中，不能说是为今年度最好的，但至少是摒弃了一些人为的外在的东西，是一种真正的、在精神内质上纯正的文学。它们也许并不喧闹，不以新奇炫目，但给以深深的印象。人间要好诗，人们能读到好散文，是一种幸福。

散文创作，曾被认为是最随意最大众化的一种，曾有论者认为，日记书信、说话报告、论文等等都是散文，人们对它的认识，始终在一个宽泛的范围内。因此，在文体分类中，散文在叙事文学的几大样式中，其特色是最不明显也难以确定的。何为散文，从什么时候起有了散文，中式的和西式的又有何不同，而散文又可分为几种类型，等等，这些曾争执有年也未得结果，对它的分类和界说，是人言言殊，相对而泛泛的。对于今天的散文现状来说，歧义性和相对性，也许滋长了它泛滥般繁盛。没有了边界，没有了高不可攀的神圣，也许就有了更多数量上的收获。但也应该看到，对于一个读者广泛、写作者众的文学样式，各类散文的定义，各种对散文的要求和负载，种种宽泛的界说，也影响了它的质量上的提高。年成的丰收，不仅是以量的积累为前提，而在数的扩大的同时还要有质的增强。所以，我以为，在我们各种文学样式都明细分类的情况下，散文应当轻装才是，为散文卸下包袱，当我们今天对它的一个急迫而现实的要求。





时下的散文负载有些沉重,在文化盛名之下,有些透不过气来。有时候,一些史料和文献的东西,剥蚀着散文的灵动;有时,哲理的深沉让它犹如高头讲章似的,令人敬而远之;有时,史料的庞杂和典故的引征,让它多有沧桑世故的老气,掉着重重的书袋。在散文的创作中,有人强调抒情性和叙事性,有人张扬它的灵动性灵,有人看好它的率性真诚,有人认同它的博识,等等,这些从内涵上的要求,我以为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从以上所选的文章中也可得到印证。散文的特色,我们应当有个相对的规范,说千道万,应当是:纪事写人的真诚率性,描绘情感叙述事理的人文情怀的真切;少抒发哲理和一些史实故事的引征,多一些人间烟火味,这或许就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轻盈灵动的文学样式,成为有别于说理的杂文,写史的报告文学,微言大义式的随笔,而成为大众读者心中独特的“这一个”。明白点说,散文的特色是轻松而随意的文笔,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一些哲理的情怀抒发,或者说是好看又好读,令人喜爱,当为其主要。

循着这个思路,在这个选本中,我们注重既要有特色又要读来轻松而益人心智的文章,这些是从写人、述怀、游记三类编排组合的。从个人的感觉出发,这些文章代表了当今散文创作的主要内容,也体现了本年度散文创作的基本实绩。因了数十位作家们(有新锐才俊有老将名家)的精心之作,使我们从这些篇什中约略管窥当今散文创作全豹,有所获得,应当衷心感谢他们。

2003年末于北京

目 录

巴 金	怀念振铎	(1)
袁 鹰	江上春归	(8)
季羨林	作为人,作为“朋友”的胡适	(18)
阎 纲	编辑家巴金	(21)
冯夏熊	父亲雪峰	(28)
王元化	记冯定	(33)
周 明	一生知己	(37)
黄永玉	比我老的老头	(42)
叶至善	陪父亲喝酒	(50)
叶兆言	郴江幸自绕郴江	(53)
吴学昭	死者如生 生者无愧	(73)
孙晓玲	摇曳秋风遗念长	(79)
吴 霜	永远的回声	(90)
从维熙	祭叶楠	(95)
刘 粹	诗在你在	(99)
何满子	虔诚与朴素	(106)
王笠耘	难忘的韦君宜	(110)
烈 娃	不要吵他	(119)
大 路	韩少功的乡下生活	(131)
王炳根	雪里萧红	(137)
徐 坤	在鲁院那边(节选)	(150)
蒋子丹	后话	(175)





二月河	马来西亚纪行手札(节选)	(190)
叶永烈	五光十色话宝岛(节选)	(204)
刘元举	从缝隙中寻找休闲的香港	(215)
韩少功	万泉河雨季	(224)
高建群	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节选)	(238)
程步涛	阳关三叠	(248)
扬帆	草堂,诗魂的诉说	(255)
海诚	西藏印象	(269)
马丽华	金沙江畔有三岩(节选)	(281)
李杭育	柳风桂雨下的杭州	(295)
荆歌	胎记:怀旧的苏州	(301)

怀念振铎

巴 金

—

1958年振铎在苏联遇难，当时我正在莫斯科，得到消息最早，我总疑心是在做梦。考虑半天，我才对冰心大姐讲了，她同我一起站在大会主席台上，旁边还有几位苏联作家，我们不便大声讲话，我只记得冰心说了一句：“我想他最后在想什么。”她没有告诉我她的想法，我也没有多问。第二天在回国的航机上，我一直想着振铎，我想知道，他最后在想什么？

在北京分别的情景还在眼前。我们竟会变得那样简单，那样幼稚，会相信两三个月后在共产主义社会再见。那个中午，他约我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们头脑都有些发热，当时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这个。他忽然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献身。他很少讲这一类的话，但是从他的一举一动我经常感受到他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不为自己，我认识他以前，读他的文章，就熟悉了他的为人。他星一样闪烁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能感觉到他那颗火热的心。机窗外大朵大朵的白云飘过；不过三个月的时间，难道我们就只能在这一片“棉花”中再见了？

我安全地回到北京，机场上看不到任何熟悉的面孔，眼前有只大手若隐若现仿佛等着和我握手，我心里一惊，伸出手去，什么





也没有。真的告别了！

进了城见到曹禺，他刚说出“振铎”二字声音就变了。我本来想从他那里求得一线希望，结果是我们两人含着泪奔赴郑家。在阴暗的屋子里，面对用手绢掩了眼睛、小声哭泣的郑大嫂，我的每句话都显得很笨拙，而且刺痛自己的心。匆匆地逃出来，我拉着曹禺的手要奔往“共产主义”，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失去的老友约我在那里相见。回旅馆我一夜没有闭眼。我发现平日讲惯了豪言壮语全是空话。

我参加了振铎的追悼会。大厅里看见不少严肃的面容，听到不少令人尊敬又使人揪心的悼词，我的眼光却找不到一个朋友，连曹禺也没有来。我非常寂寞。永别了，我无法找到他约我见面的那个地方！

二

四十年过去了。

四十年中，我只写过一篇哀悼他的文章，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为报社匆匆写成的，只简单地写出我心目中的郑振铎。以后有机会重读，头一两次还觉得可以应付过去，多读几遍，忽然感到内疚，好像侮辱了朋友。这种奇特感觉我也不知道是怎样来的。但有一件事我永远忘记不了。同他在一起，或者吵架或者谈过去的感情，他从不为自己。我看到敌伪时期他住过的小屋，为了“抢救”宝贵的图书，他宁愿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险。看到他那些成就，即使像我这样一个外行，我也愿以公民的身份，向他表示感谢。他为我们民族保存了多少财富！

振铎是因公逝世的。后来听见一位朋友说，本来要批判他，文章已经印好，又给抽掉了。这句话使我很不舒服。

1958年我们在北京分别的时候，几座大的博物馆正在那里兴

建。他谈起以后开馆的计划，他是那么兴奋。他多年来的心愿就要成为现实，那样堂皇庄严的建筑将体现一个民族的过去和将来。多么光辉的未来。仿佛有一股热，一道光从他身上传过来。以后我每次上北京开会，看到耸立在眼前的博物馆，我第一个念头便是振铎满脸笑容走出来迎接我。“又来了”，我伸出手去，却什么也没有。一切梦都消失了。我还是不能忘记他。

我手边有不少他的著作，书上有他的签名。我们应当是多年的朋友了。有一天和几位友人闲谈，有一位中年朋友质问我：“你记得不记得介绍你进文艺界的是郑振铎，不是别人！”他说得对，振铎给上海《时事新报》编辑《文学旬刊》时，我用佩竿的名字寄去小诗《被虐待者底呼声》和散文《可爱的人》，都给发表了，我还给振铎写过两封短信，也得到回答。但不知怎样，我忽然写不下去，也就搁下笔了。我还记得我在成都的最后一年（1922—1923年），深夜伏案写诗，隔一道门大哥坐在轿内或者打碎窗玻璃，或者低声呻吟，我的笔只能跟着他的声音动，并不听我指挥，一些似懂非懂的句子落在纸上，刺痛我的心。大哥的病又发作了。几个晚上都写不成一首诗，也就无法再给振铎寄稿。离家乡初期常常想家，又写过一些小诗投寄给一些大小刊物，在妇女杂志和成都的《孤吟》发表过。以后在上海武昌路景林堂谈道寄宿舍住下来补习功课，整天就在一张小桌和一张小床前后活动，哪里想得到“小诗”，也不用说文学作品，更不曾给振铎写过信。不但当时我忘记了它们，就是在今天我也没有承认它们是文学作品。否则我就会把《灭亡》手稿直接寄给振铎了。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我倒很喜欢，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圣陶先生，他是在开明书店索非那里偶然发现我的手稿的。我尊敬他为“先生”，因为他不仅把我送进了文艺界，而且他经常注意我陆续发表的作品，关心我的言行。他不教训，他只引路，树立榜样。今天他已不在人间，而我拿笔的机会也已不多，但每一执笔总觉得他在我身后看我写些什





么,我不敢不认真思考。

三

我不曾参加文学研究会,圣陶和振铎都是我的前辈。有一段时期我经常同振铎一起搞文学编辑工作。起初我有些偏执,就文论稿,常常固执己见;他比我宽松,厚道,喜欢帮助年轻人,我很少见他动怒,但是对人对事他也认真。我同他合作较多,中间也有吵架的时候。其实不是吵架,是我批评他,我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在《文学季刊》停刊的话中有一段批评他的文字,当然没有写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训斥那些翻印古书、推销古书的人,我根据传闻,误认为停刊《文学季刊》是他的主意。

我这段文字并不曾与读者见面。不久《文学季刊》停刊号在上海印刷,振铎发现那段文字就把它删去了,杂志印出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在另一本刊物上针对他发表了一篇杂感。但他并不作声,好像不曾读过。我和振铎之间往来少了些,可是友谊并未受到损伤,他仍然关心我,鼓励我。

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我看够了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活动,我熟悉《四世同堂》中老少人物的各种生活。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时是我想得太简单了,缺乏冷静的思考。我只讲了一些空话。他从未提及它们,他也不曾批评我。后来我感觉到没有争论的必要,过去的分歧很快地消失了。那时我们都在上海,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也有在一起的时候,我还记得1936年10月鲁迅先生的遗体在万国殡仪馆大厅大殓时,振铎站在我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浑身发抖。不能让先生离开我们!——我

们有共同的感情。

以后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似乎更多地了解他了。

四

不仅是了解他，我更了解我自己。也可以说我开始了解自己。

我常常回想过去，我觉得我了解别人还是从了解自己开始的。有一种力量逼着我拿自己同他相比，他做了些什么，我做了些什么，他是怎样做的，我是怎样做的，是真是假，一眼看明。

我渐渐注意到我对自己的要求有了一些改变，我看一个作家更重视他的人品，我更加明确做人比为文更重要。我不知说过多少次在纸上写字是在浪费生命，我不能尽说空话，我要争取做到言行一致。写了若干年的文章，论别人，也讲自己，好像有了一点心得，最要紧的就是：写文章为了改变生活；说得到也要做得到。话是为了做才说的。了解这些，花了我不少时间，但究竟了解多少还难说。

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





五

回顾自己的言行,认真分析每一句话,看每一件事情,我得了些好处,这也就是一点进步吧。不用别人提说,自己就明白了什么失误,动脑筋想办法改正错误。不过我并不曾作道歉或改正的表示。

这是内心的自省。我交朋友即使感到有负于人,即使受良心的折磨,我也不做形式上的悔过。这种痛苦超过良心的责备。但十七年中间发生了变化,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到一种面具,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状,反而以丑为美。再发展下去,便是残害人类的十年,将人作狗。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我接触了种种不能忍受的非人生活。

振铎有幸,未受到这种耻辱。近年来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这位亡友,都说他即使活到“文革”,也过不了那一关。我反复思索,为什么我过得了关而他过不了?我终于想出来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烧掉从各方来的明枪暗箭。站在批判台上,“造反派”逼我承认自己从未说过的假话。那种吃人模样的威逼严训像用油锅熬煎我的脑子,我忍受了这个活下来,我低头弯腰承认了他们编造的那一切胡话,这样我才可以顺利过关。否则我的骨灰也不知丢在哪里去了。

根据这几十年的经验,我能忍才能过那一个一个的难关。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忍受奇耻大辱。我一直认为,活着是重要的,活着才能保护自己,伸张正义。而不少在“运动”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说话的机会,也不能替自己辩护了。关于他可以由人随意编造故事,创写回忆,一时出现多少知己。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为活下去,才积累了经验,

才有机会写出它们；但我明白了一点：倘使人人都保持独立思考，不唯唯诺诺，说真话，信真理，那一切丑恶、虚假的东西一定会减少很多。活命哲学和姑息养奸不能说没有联系。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

以上的话在这里也显得多余，因为振铎没有能够等到“文革”。我参加了“文革”，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也想到其他许多人，拿自己同他们比较，比来比去，多少有点鼓舞的作用。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我绝不忘记。

六

今天又想起了振铎，是在病房里，我已经住了四年多医院了。病上加病，对什么事都毫无兴趣，只想闭上眼睛，进入长梦。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无能的弱者，几十年的光阴没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结账的时候，要撒手也办不到。悔恨就像一锅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就又给放在锅里煎熬。我对自己说：“这该是我的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到记忆摆脱了我的控制，像骑着骏马向前奔逃，不久就将留给我一片模糊。

.....

注：此稿于1989年春动笔，1998年12月—1999年1月修改、续写。

原载《文汇报》2003年11月21日



江上春归

——写在陈独秀逝世 60 周年

袁 鹰

暮春时节。长江畔的小城江津，轻雾蒙蒙，细雨霏霏。陈独秀在这座秀丽又冷清的江城度过最后一个春天。

自从 1938 年由春天来到江津，已经住了四年。江城景色宜人，青山隐隐，绿水迢迢，能不能让颠蹶大半生，八次遭通缉、四次被逮捕的这颗疲惫而又颓倦的心灵得到安息呢？

1942 年正是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怒潮中，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似乎成了沧海遗珠，在一个偏僻小村里，惟有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相伴，同结缡十年共患难的妻子潘兰珍厮守，艰苦时卖文为生，典衣度日，或者靠少数旧友资助。江津城里，只有几位老友知道这位先生是何许人也，邻里间只看到一位衣衫朴素且有点褴褛，瘦骨嶙峋又时时卧病，讲一口听不太懂的下江话的老人，有谁知道他是一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又有多少人能理解他那颗如江水激荡跳动的灵魂？他那隐士心情，他那书生本色，他那哲人襟怀，谁能知晓？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江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须发渐斑，垂垂老矣，往事如烟，哪堪回首，而忧国忧民的壮